

SENSATION

黃淑嫻

女性書寫：電影與文學



文化視野叢書之七

書名：女性書寫：電影與文學

Feminine Writing in Cinema and Literature

作者：黃淑嫻

Mary Wong Shuk Han

出版人：羅志華

編輯：余詠莊

封面及內文設計：李家昇

排版：陳洛心

出版/發行：青文書屋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214-216 號 3 樓 B 座

電話：(852) 2891-6932

傳真：(852) 2838-5818

印刷：海洋印務

出版日期：一九九七年八月

©青文書屋 1997

Youth Literary Book Store 1997

ISBN : 962-7258-57-1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inted or reproduced or utiliz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mechanical, or other means, now known or hereafter invented, including photocopying and recording, or in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writer and publisher.

版權為青文書屋及作者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Youth Literary Book Store

Flat B,2/F,214-216 Johnston Road, Hong Kong.

Tel:(852)2891-6932

Fax:(852)2838-5818

文化視野叢書

總序

青文過去出版過文化與社會方面的書籍，由一九九六年開始推出的「文化視野」叢書，尤其希望能集中反思文化和開拓視野方面做點工作。

我們這叢書包括兩個部份：創作和文化評論。我們立足香港，放眼世界。在創作方面，我們支持本地的創作，出版不拘一格的好書，歡迎過去還未能有機會出版的優秀作者和作品。我們也出版遊記和評論，但希望能有文化的視野、比較的角度，而不純粹是娛樂性的記遊、文字與技巧的賞析。

香港文化的豐富性和多元性，有賴更多人創作與開拓。過去的發展，遇過不少阻滯；傳媒不負責任與暴戾的言詞之間，尤需更多人辨析思潮、提出新見。這是一套文化藝術的叢書，但我們不限於文藝的創作與欣賞，更鼓勵把文化連起社會、政治、哲學、歷史、心理、性別等各個範圍的思考。

希望得到更多不同的朋友的支持，一起擴展我們的視野、豐富我們的文化。

「文化視野叢書」編輯部

序

在九〇年代談女性主義需要加上很多註腳和具體的說明。女性主義在這幾十年間已經發展出很多不同的角度，互相補充或者彼此挑戰。換言之，當你自稱為女性主義者的時候，你跟着下來要回答的問題是：「你是屬於哪一類的女性主義者？」

英美的女性主義的發展，對於我們這一代在香港成長的女性有很大的影響，通過傳媒、書本、電影及其他藝術媒介，我們開始重新檢視自己在社會中作為女性的角色，亦進而選擇一套或幾套詮釋問題的角度。但往往在具體實踐的時候，因為生活的複雜性，因為不同文化的特質，這些角度未必能照辦煮碗地套用。所以如果要我回答我是屬於哪一類的女性主義者，相信很難用一個或兩個流派或名目來概括出來，或者需要通過具體的文本或日常生活處境的分析才能慢慢道出。

我們可以從三方面來看不同的女性主義者相異的地方：（1）面對問題所處的位置、（2）面對問題的解決手段、（3）渴望達至的新關係。這本書採取的立場，是希望在意識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抑之後，進一步擴展到在生活文化上對單一觀點的反思。由這個角度看，女性問題未必純粹是男性與女性對抗性的關係，在這裏引伸出來的「性別問題」也可以體現在女性與女性之間、男性與男性之間、人和物之間等等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到的關係和態度。

這種對問題的理解，其實又牽連到：我們反思性別問題後，想渴望達至一個怎樣的新局面。女性主義的初期，女性爭取走出廚房、男女就業平等、墮胎合法化以及針對一些社會上基本的男/女不平等的地位設法加以改變。今天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中，這些基本的問題其實在各種程度上還未完全達至平等。但在另一方面，女性主義在經年的討論和實踐之後，令我們領會到在日常生活中，不平等之事不光是來自兩性之間的關係，可以是來自不同文化之間、不同階級之間或不同性取向之間；不平等亦可以是來自女性對待另一女性的態度，或者是女性對於男性的態度。我們渴望女性在社會上得到平等的對待和保持一個獨立的身分，這在現實處境上需要爭取當然無容置疑，但亦需要更深入的反省。男女的平等有賴於一個平等的社會，並不僅是一種單獨存在的人際關係，女性問題的發展和討論也不應只局限在兩性對立的關係之中。

由此對於女性主義的思考，在西方女性主義的論述中，其實已經發展出一套對女性主義本身的反省的角度，尤其是在九十年代新一輩的女性主義者（雖然有些未必以女性主義者自居），她們開始不認同上一輩女性主義的一些激進的思想：例如把社會上的不平等全部歸究在性別問題上，又或者把一切性行為說成是女性被強暴的行為。這些九十年代女性主義者，強烈批評這些激烈的角度，認為她們的說法其實是把女性擲回一個純粹的空間，而且跟現代社會的發展沒有對話。

站在九十年代去實踐女性主義，雖然我們對往日的角度感到不足，但仍然不能抹煞前人開拓的成果。例如第二波的女性主義者對於重讀「女性」的定義和

提出「個人就是政治」等討論，這些都帶給往後的女性主義者很多啟發。由比較狹隘的男/女對抗的立場，發展出一套把女性問題連結起文化政治的角度。

從這點可能帶出另一個論題：即女性問題與社會文化的關係。在一些歷史變化的時刻，因為社會有需要在政治層面上作出翻天覆地的變化，所以就有人認為「小」事如女性問題都應該拋開，投入國家「大」事中。甚至有時當我們閱讀一些經歷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參與過政治運動的女性記事，她們在大運動的前題下，自覺或不自覺被迫犧牲爭取平等的權力，又或者本身對歷史大事的體認和對價值的判斷仍然是依附男權的論述。儘管她們講述的那個年代，的確有人顛覆權力和不公平的體制，但在很多時候，逐漸地，女性所體會的不公平又會在大運動大敘事中淪為次要的位置。香港最近在過渡期間，就發生了支聯會與女權運動者就七月一日合辦遊行的爭論，有人認為七月一日這大日子該以爭取民主為大前題，女性問題可以押後。我們許多時會看到本來是顛覆霸權的活動，本身也會發展成獨斷的論述，又會壓抑另外各種不同思想，反抗者有時在不自覺的情形下，又會扮演壓迫者的角色。女性問題跟社會文化問題的牽連，正是令我們反省一些空洞的大觀念可能浮泛不清，只有通過具體的實踐與反省方能檢驗道理。認為女性問題是「小問題」，而社會政治文化才是「大問題」的觀念，正正是女性主義所反對的，兩者本身並不能這樣輕易分割，就算在某些具體的問題上，有需要分先後次序來解決問題，這也不應該代表輕重不同的價值觀。

談到問題的解決手段，相信是最具爭議性的一

環。女性主義是一種行動？是一種政治？還是一種思想模式？不同的女性主義者有不同的強調，但其實一直以來亦已有不少女性主義者告訴我們這三者是可以共存的。例如西蒙·地·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她的思想理念可以呈現在哲學文學中，亦可以在街頭的示威中。英國女性電影學者羅娜·馬菲 (Laura Mulvey)，她一方面用理論文字解構男性主導的電影中的女性形象，在同時亦嘗試把理論實踐在電影創作中。較近的例子還有鄭明河 (Trinh T. Minh-ha)，她的有關後殖民的評論文字與她創作的電影分開進行，卻又殊途同歸，彼此是息息相關的。當然還有其他很多不同的女性主義者，她們把自己所相信的在現實生活中實踐，接受每日現實中突而其來的挑戰。這也跟上街遊行一樣，只是屬於日常的政治行動罷了！

本書並非女權宣言亦非政治論述，只是選擇了用「書寫」來探討女性，從女性如何被書寫到女性如何自我書寫，是我關心的問題。因為我們相信文字與影像的影響力，知道它們可以重塑意識形態，亦可以有顛覆能力。討論「書寫」，並不等於否定行動，也並不一定認為它比其他行動的形式來得「溫柔婉順」。「書寫」是眾多呈現女性的方法之一，也是女性呈現自己的方法之一。

在一些女性主義者強調本質論、強調身體特色以及強調男女對立與鬥爭之後，法國女性學者伊蓮·西蘇 (Hélène Cixous) 在七十年代中開始提出「女性書寫」的觀念。西蘇認為男/女二分局面影響我們對事物的看法和自我的認識，所以她所討論的「女性書寫」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是如何突破這穩定型的觀

念。在七十年代，法國女性主義者所強調的反本質論的女性主義角度，認為男作者亦可呈現「女性書寫」的美學，這一論說相當重要，更有助於我們越過性別的界別去看問題。在九〇年代重讀此論說仍然有着它的吸引。此書是想從討論「女性書寫」的貢獻和盲點來看香港九〇年代所見一些女性所關心的問題。

最初喜歡電影是在讀高中的時候，但據媽媽的說法，在我小學三、四年級開始，外婆為了「討我歡心」，每日都買來合時的水果到附近的戲院看公餘場，看的多是台灣的言情電影。雖然媽媽每次提到這些舊事的時候，都一口咬定是外婆的好意才培養出我對電影的興趣，但現在想來想去，小小的年紀幹嗎喜歡每天走進黑沉沉的戲院？我想最大的原因都只是為了大吃一頓，然後男女主角還未有第三者介入的時候，我已經飽睡了。其實那時喜歡看電影的是外婆，電影中年輕美麗但身分低微的女子，一日起床外出，突然被有錢兼多情的公子愛上而改變她一生的命運。外婆這一代經過戰亂流徙，但仍然能勇敢地生活下去的女性，心中不知有多少壓抑是通過這些影像抒解的。

但當我有意識地喜歡電影的時候，看的再不是台灣的爱情電影，而是所謂歐洲藝術電影，一大堆大師的名字如英瑪褒曼、安東尼奧尼、塔可夫斯基、維斯康堤等伴着我的成長。但那時電影於我來說是一種純粹美學的欣賞。藝術和生活之間沒有形成任何衝擊。黃昏在藝術中心看完《赤色沙漠》之後便急忙回家看《上海灘》，對於馮程程和 Monica Vitti 的遭遇都同樣感動。現在回看，這並不是一種值得自我誇耀的後現

代的並讀態度，反而看出自己對於影像背後意識形態不瞭解，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文化反思。

八十年代的中期，中國新電影和台灣新電影的掘起，令我把遙遠的視線拉回來看自己身處的社群，想更加瞭解香港電影發展的經過和種種商業與藝術之間的問題。

但到了外國之後，這個問題又因環境而淡化了。碩士的畢業論文是研究塔可夫斯基，八九年一個下午在宿舍對面的圖書館一個角落，正努力翻查有關塔氏的論文資料的時候，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其中一段說話的內容大致如下：塔可夫斯基被譽為是偉大的導演之一，但他的電影對於女性的描繪其實出現了很多問題，這樣的一個導演，又是否能稱得上偉大呢？內容大概是如此罷，這篇文章反正現在我再也找不到了。但對於這文章所提出的觀點，無論是否歪曲或者中肯，都啟發我一個新的角度來重讀、挑戰一些既定的準則。同時之間，女性角度的探索，又令我在「大歷史」之外開始看到了很多了不起的女性名字。

到現在我有機會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書，把新舊文字編在一起的時候，我並不想用一個「徹底的」女性主義的角度，完全否定我過去對藝術電影的興趣。我反而想保留過去幾年探討的線索：由西方到亞洲電影、由男性大師到女性作者和導演，我並不想找到一個政治正確立場就否定其他過去種種想法，反而想保留轉變和思考的過程，亦認為現在仍未達到結論，對這些問題會繼續思考下去的。

《女性書寫：電影與文學》一書分四個章節：

「女性書寫：文學與電影」、「華語新電影與女性」、「西方電影的男女視野」和「日常生活的政治」。當中所選擇的很多電影和文學其實正是處於男性和女性之間、商業和藝術之間，所討論的日常生活處境也正是夾在現代與傳統之間，不過是從一個九十年代的女性角度來討論很多其實仍然是糾纏不清的問題。

書中在肯定中、港、台一些新電影的成就之餘，又批評他/她們在其他觀點如歷史、家庭、性別等方面的偏差。書中除了探討女性導演/作家的努力，亦有不少文章討論男性導演/作家的「女性書寫」，嘗試跳出一種本質主義的陷阱。

在閱讀和教學上，我們許多時都牽涉到對作品的解讀。女性主義的論述，令我們對性別問題敏感，對不公平的態度質疑。但作為一個文藝欣賞者、創作者或作為一個教師，我們當然又會對藝術的形式敏感，對藝術的千姿萬態包容欣賞，並不希望主題先行，把一切藝術簡化為女性主義的宣言。

純藝術的女性朋友，見到我們談及文化、社會與性別，可能會以為這是大煞風景的一回事。但藝術從來就不可能是純粹的，與人生總有千絲萬縷的關連，不容我們視而不見。另一方面，強調行動的女性主義者可能覺得我們談文說藝算不了甚麼。我倒是覺得通過欣賞、分析、解讀，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問題。

也許我只不過是想在兩者之間，嘗試做一些解讀與分析的工作，如果能令純談藝術的朋友也去思考性別的問題，能令純粹從事女權運動的朋友也去理解其他人思考的成果，那也可以是一個開始了。

黃淑嫻：《女性書寫：電影與文學》

新作者黃淑嫻在九〇年代開始在藝術中心及浸會大學電影系所開講的電影課程，以及在文化報刊發表的談論文學與電影的文字，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本書是她的評論第一次結集，不僅包括了談塔可夫斯基、馬盧、侯孝賢、王家衛等她喜愛的導演，也有從女性角度反省華語新電影、討論台灣新電影城鄉與成長問題，並且從女性書寫的角度重讀黃碧雲、吳煦斌、鍾曉陽、陳寶珍、西西、心猿等香港作者的新作，更從電影和文學作品看九〇年代香港文化的性別思考，如「雌雄同體」等問題。最後一輯文字，更以幽默生動的筆法，寫女性在香港日常生活的應變策略。

黃淑嫻是英國英吉利大學電影系碩士、英國萊斯特大學大眾傳媒系碩士，現為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研究生。編有《香港文學書目》（青文，96）；《林年同論文集》（次文化堂，96）；《博物館》、《寫作班》、《香港文化多面睇》（藝術中心，96-97）；《香港影片大全1913-1941》（香港電影資料館，97）等書。曾獲亞洲文化協會獎金往紐約研究電影和錄像。寫作、編輯、研究外，亦拍攝錄像作品，有《北角汽車渡海碼頭》、《雌雄同體》、《香港女性形象60-90》、《家》等，熱心推動錄像文化，關心香港影視教育的發展。



本書出版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贊助

文化視野叢書

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

(文化評論)

也斯

另起爐灶 (散文及評論)

游靜

我們如此很好 (遊記)

黃碧雲

狂城亂馬 (小說)

心猿

越界書簡 (散文)

也斯

李國威文集

(散文、小說、評論)

李國威

如此 (散文及評論)

王仁芸

浮城後記 (散文)

葉輝

看眼難望——在香港長大

(散文)

丘世文

失憶的女人 (小說)

也斯

觀景窗

(文化評論)

羅童、也斯、

王仁芸、葉彤、

何國良、阮慧娟

目錄

序

女性書寫：文學與電影

- 從女性書寫看香港文學 3
香港九〇年代電影與文學中的性別反思 47
尋找奧蘭度 65
教我如何去寫她：談張小虹的《自戀女人》 77
九〇年代教學反思：
兼介瑪莉·伊歌頓的《女性主義評論引伸》 82
從中港台學生電影錄像節反思香港電影教育的問題 88
談獨立製作的「自主獨立」性格 93

華語新電影與女性

- 第五代電影與性別反思：張藝謀的態度 99
香港電影與女性書寫：重讀新浪潮 105
影像背後：談王家衛的電影 112
關錦鵬的「男生」與「女相」 120
從黛玉葬花到今天不回家：是解放抑或是迷失？ 128
成長的衝擊：談台灣新電影 132
在城鄉中成長：試論台灣新電影中的兩個主題 137
戲與人生的參照：《戲夢人生》的三個層次 160

西方電影的男女視野

- 塔可夫斯基的《懷鄉》 167
三種顏色、三種執着、三種解放：
 閱讀奇斯洛夫斯基的電影 174
貴族出身背景的路易·馬盧 183
另眼看巴黎：盧馬的《星條大道》 189
鄭明河，你好！ 191
女性電影與兩性對話 197

日常生活的政治

- 女性·城市·文化·筆記：消閒閱讀三則 215
獨立女性生活指南：時裝篇 222
獨立女性生活指南：廚房篇 227
女性駕駛與男性都市空間 232

後記 237

女性書寫：文學與電影



從女性書寫看香港文學

一、「女性書寫」的觀念與範圍

要反省或探討兩性平等問題可以透過不同的社會行動或藝術形式。西方女性主義在六十年代發展和推動的初期，較多集中在社會運動上去爭取兩性平等。早期的女性主義者比較自覺女性在社會上和經濟上所遭受到的不平等對待，並致力於改變這種狀況。女性自覺與男性先天及後天的差異，亦期望自身與他人能正視這種不同、消除歧視。女性主義本身並非作為一種文學運動來展開。相對於遊行、示威等社會運動，寫作很容易被視為「陰柔」，缺乏即時的政治意義。但隨後的女性主義者很快就發現：性別上的陳舊觀念與偏見，往往由於陳陳相因的文字營造與建構出來，並不可以輕視文字或其他媒介對女性再現與反思的能力。女性主義者亦有不少有心人從事解讀典籍、或通過文字自我書寫，探索與創造。

A. 法國女性主義的探討

提倡通過寫作來顛覆男權中心是七十年代發展的法國新女性主義的其中一個特色。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法國女性主義者，有這方面的發展，其實要追溯到法國本身對於語言文化的普遍重視。在西方國家